

## 断掉的玩具枪



(视觉中国)

■林梅蓉

周六,儿子和女儿在客厅玩玩具枪,儿子总喜欢有意无意地逗他妹妹,枪口往她身上瞄准,虽然这枪空有魁梧的身姿,慑人的鸣响,射出的气流软绵绵,本身没什么破坏力,纯属娱乐的花架子,但是你对着人就不对了,无端给人添了压迫感和恐惧感,实在是伤害不大,侮辱性极强。

妹妹抗议,他依旧我行我素;爷爷奶奶一旁提醒的声量越来越高,也收效甚微。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僵,连我这个置身事外的人也被搅得心烦意乱,“你是妈妈,你不做点什么?”心底萌生的念头像无形的道德绳索勒着我,紧着头皮不放手。

“你在干什么!”我的怒吼掷出去,却像丢进了虚空中,没有半点回响。

外面的纷争还在继续。四面八方涌来的焦躁和怒意裹挟着我。我趿着拖鞋快步走了出去,迎上他满不在乎的笑,心底的怒火瞬间被点燃。我一把抓住枪就往他身上招呼,明知动手不理智,可那一刻哪顾得上什么分寸。孩子边躲边委屈地叫妈妈,“你为什么打我?不说

妹妹!”“是她要跟我玩的!”“我根本没有真的弄疼她……”他红着眼眶,声音里满是控诉。

“咔”一声脆响,塑料枪应声折断,“你为什么要弄断我的枪?”孩子陡然升高的质问,猛地扯断了我紧绷的情绪,愤怒戛然而止,我到底在干什么?为什么把一件小事演成这样?那把无辜的玩具枪有什么错!

错的分明是我。是被琐碎事务磨钝了耐心,是被工作压力压垮了情绪,才会把无名火,撒在了最不该撒的人身上。

儿子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,我内心无措,但还是强撑着虚张声势:“不要故意去欺负妹妹!”说出去的话如回旋镖,来不及拐弯,就打回自己身上,我也不仗着大人的身份在欺负他吗?明明还有那么多方法可以处理,怎么偏偏选择了最糟糕的。

他红着眼圈,拿起电话手表,带着哭腔甩下一句:“我不跟你说了,我要去朋友家。”转身就跑。留着我杵在那,懊悔不已。

断成两截的枪孤零零地窝在墙边,不行,做点什么吧!我取来胶枪,一点一点细细地粘上,试图一点一点补救这发发

可危的母子关系。

外面的天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暗了,热闹的小区中庭也静悄悄的,去哪了?打电话过去,电流音夹杂着窸窣窸窣的说话声,听不清他在说什么,又打一个,不接了。点开聊天记录,才发现他几分钟前给我发了一条语音:“我不认识你,你是怎么跟我加好友的!我还删不掉你。”后面接着一串表情包,翻白眼的表情包。他用孩子气的别扭方式,在表达着强烈的不满,也在笨拙地试图跟我沟通,而我偏偏到此刻才后知后觉地读懂。

“儿子,你在哪?对不起,妈妈不该冲动。我把你的枪补好了。回家吃饭吧。”接通的电话那头传来他闷闷的应声。那晚母子的独处时间,“妈妈,枪真的修好了吗?”“妈妈,你知道吗?你打我,很疼的。”“妈妈,你都不问清楚,你好好跟我说就可以了。”“妈妈,这个面包给你吃。”……他还是老样子,转眼就把刚才的委屈抛到九霄云外,又变成那个幼稚的大大咧咧的孩子,我抬手拍拍他的肩,揉了揉他毛毛的头发,心里想,往后一定要把情绪收好,别让失控的怒火,伤了最亲的人。

## 老婆买衣暖我心

■杨茂贵

周末,老婆载着我去商场。立冬那天她就要带我去买冬衣,我推托没空,心里想着泉州这里的冬天不长,衣柜里的旧衣服还能凑合着穿过这个冬天,何必再花那个冤枉钱呢。直到她拿起我那件领口有点起毛的黑大衣,皱着眉头说:“在家穿穿倒也罢了,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,总得穿得体的。”

店里暖气很足,老婆穿梭在衣架间,手里一件件翻着衣服,嘴里念叨:“衣服贵是贵了点,但质量倒真是没话说,穿得舒适得体,也算物有所值了。”我原本想着挑两件换洗衣物就够了,她却抱来一大堆衣服:三件羽绒服,说天冷上课穿着暖和;三件保暖上衣,每件一百九十九元,我嫌贵,她却说这衣服里外都能穿,脱了外套穿在外面也体面,夜里起来上卫生间也不会着凉;三条没拉链的休闲裤,二百九十九元一条,我忽然想起上次随口跟她提过,有次上课匆忙间忘了拉裤子拉链,闹出的笑话。她当时笑着说以后就买没拉链的裤子,没想到她真记在了心里。不过她笑着说:“这种裤子穿着舒服,你上课可以穿,打球也可以穿,比穿牛仔裤方便多了,现在也流行这种款式。”最后,她还不忘给我选了一套柔软的睡衣。结账时看到三千五百多元的账单,想到她一年买的衣服加起来的钱还不如我的一半,我心疼得直咧嘴,她却以为不以为意:“你是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,穿得体面,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。”

新衣服穿在身上,果然就是不一样。面料柔软贴身,既保暖又不臃肿,站在镜子前,竟觉得整个人都精神了几分,年轻了不少。人靠衣裳马靠鞍嘛!

下了车,我提着鼓鼓囊囊的购物袋往家走,寒风一吹,身上却暖烘烘的,一点也不觉得冷。我忽然想起,这么多年,我忙着备课、批改作业,忙着和学生们打交道,从没有心思顾及自己的穿着。我身上穿的、嘴里吃的喝的以及家里的琐事,都是老婆操劳,她总说:“你安心教你的书,把身体照顾好,家里的事有我呢。”

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就像穿衣服,不必追求光鲜亮丽的牌子,却少不了这份温暖的关怀。一件合身的衣服,能够让身体保暖;一颗惦记你的心,能够让你心里温暖。有这样关心我的老婆,这样安稳的日子,我也知足了。而这份温暖,也会悄悄化作力量,让我更从容地站在三尺讲台,把这份朴素的爱传递给我的学生们。

■李琳

去夜校上篆刻课的那天,冷风吹在脸上,却依然挡不住我的热情。带着准备好的工具,信心满满地走进教室。原以为执刀刻石不过寻常,待刀接触到印面那一刻,竟是手不会发力,刀不听使唤,才知方寸之间,没有想的那么简单。

小时候,经常听母亲讲上夜校的故事,心中对夜校充满了向往。报篆刻班的理由也很简单。工作之余,我喜爱写作,闲暇时用双脚丈量土地,自诩也收集到不少写作素材。但有一次我写一篇关于印章的文章,发表后,别人问我会不会书法、篆刻,我满脸通红,答不出话来。对方没说什么,失望地摇了摇头。我下定决心,从零开始,学这门手艺。

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开课前,按照助教老师的要求,我准备了篆刻工具,包括印床、印泥、练习石和一些必备的工具。添置的青石等都是质地温润的上品;刻刀也挑选了材质相对较好的;印泥更是按照老师的要求买了品质高的。事实证明,在篆刻的学习过程中,印泥若不得宜,对于篆刻后的铃印,便是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。这是后话。这般重资采买,是想要“哄自己”坚持下去,舍不得闲置,只能继续学艺。

同学们大多有篆刻的基础。我作为零基础学员,在课堂上比较“显眼”,助教猫姐、杨哥、瑶瑶姐也给予我不少帮助。在

我交作业时,程老师看着我刻的这方汉印说:“你真的是没有基础。”但老师在严厉之余,对我也是以鼓励为主。我的作业,刻得完全随心所欲,尽管如此,程老师还是认真做了点评,也帮我完善了这枚印章。这是我篆刻的第一方印,充满了成就感。是啊,我不要和别人比进步,而是要跟自己比。

“线条在两头要硬挺一点,中间可以柔一些。”程老师一边修着同学们的印石,一边讲,“篆刻的好处是可以随时修一修,达到一定程度,就可以一刀过去了。”原来,篆刻和书法、绘画一样,不能“有肉没骨头”,意思是线条不能没有力量。

虽然夜校只是入门课程,程老师还是秉持着严谨的治学风格,在教学的时候一丝不苟。“加强对线条的认识,多临印,多练习。本来书法是线条的‘骨骼’,没有书法基础,只能临印,所以‘骨骼’上会差一些。”这是在说我。“用刀避其锋芒。把聪明藏一下,汉印讲究‘朴拙’,不需要太快的刀,要用钝刀。吴昌硕用钝刀甚至用钉子刻印,也能出现苍茫之气。”同桌基础很好,程老

师因材施教。

“圆印修边,不能像腰鼓。”程老师一边修着同学们的印石,一边讲解。我收起手中的刻刀,认真地记着笔记。“取法乎上,得法其中。”班里有同学刻印很棒,程老师勉励他们给自己定更高的标准。讲完知识点,还不忘转头鼓励我几句。

白天,我在办公室埋首案牍。夜色初上,我在夜校握刀,看着手里的刻刀在印石上游走,让刀痕一寸寸落于石上,一刀一刀刻出字的“筋骨”。在这个冬夜,与一方印石相遇,我仿佛穿越千年,和古人对话。课桌的一隅,方寸之间,刀起刀落,把这份坚持,刻进每一道纹路里。白天上班,晚上学艺,刀石之间,偷得浮生,在“冲”“切”之间,感受金石的魅力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